

可洪《隨函錄》俗字箋識¹

鄭賢章

復旦大學古籍所 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

《隨函錄》²一書為五代可洪撰寫，是一部對佛典中出現的字進行形體辨折、讀音標示、意義闡釋的書，從性質上來說，與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、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一樣都屬於佛經音義類書。該書內容極其豐富，於文字、音韻、訓詁、古籍整理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，然而該書並沒有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重視，相對於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、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、行均《龍龕手鏡》等佛經音義或字典的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來說，可洪《隨函錄》的研究就顯得十分薄弱。論文將對可洪《隨函錄》出現的若干俗字進行箋識，以補大型字典之不足，借此引起人們對該文獻的關注與重視。

[鐔]

《龍龕手鏡·金部》³：「鐔，丁兮反。」《中華字海·金部》⁴：「鐔，義未詳。」

按：《龍龕手鏡》「鐔」音「丁兮反」，乃「磳」字之俗。可洪《隨函錄》有確證。《隨函錄》卷23《諸經要集》卷6：「珥金鐔，上人志反，下丁兮反，染縵黑石也。正作磳。」(60/298a)⁵「鐔」產生的原因是「磳」受上字「金」的影響，類化換從「金」旁而成。形體演變如下：
磳—金+磳—類化—鐔

[𧄙]

《隨函錄》卷13《治禪病秘要法》：「乳𧄙，都弄反，乳汁也。」(59/1044a)

按：「𧄙」，大型字典⁶失收。根據《隨函錄》給出的讀音與意義，我們認為即「漚」字。

1 本文是筆者中國博士後基金B類資助項目《可洪〈隨函錄〉俗字研究》階段性成果之一。

2 《隨函錄》全名為《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》，論文中用的是簡稱。

3 行均：《龍龕手鏡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影印)，頁12。

4 冷玉龍(主編)：《中華字海》(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94年，第1版)，頁1544。

5 我們在這裏使用的是《中華大藏經》59、60卷所收《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第1版)。「/」前的數字為《中華大藏經》卷數；「/」後的數字表示頁碼，a、b、c表欄數；以下皆同，不再出注。

6 我們這裏提到的大型字典指《漢語大字典》、《中華字海》。

《龍龕手鏡·彳部》(233頁)：「漣，都弄反，乳汁也。」「漣」與「漣」音義皆同。今《大正藏》之《治禪病秘要法》卷1作「白蓮華上有天童子，手擎乳漣」(T15, p0333c)⁷。其中《隨函錄》「乳漣」，佛經對應之處作「乳漣」，「漣」即「漣」字。「漣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受上字「乳」的影響，類化從「乳」而成。需要指出的是「漣」類化時是將整個上字「乳」作為自己的構件，而不是將上字「乳」的某一部分作為構件。形體演變如下：漣→乳+漣→類化→漣

[輔]

《隨函錄》卷6《諸法勇王經》：「梵輔，音父，正作輔。」(59/762b)

按：「輔」字，大型字典失收。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輔」為「輔」字之訛。「輔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內部類化，受「輔」構件「甫」的影響，書寫者將構件「車」亦寫作了「甫」。形體演變如下：輔→內部類化→輔

[贖]

《隨函錄》卷2《大寶積經》：「贖長，上實證反，下直向反，多也，上正作贖(剩)。」(59/599c)

按：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贖」為「贖」字之訛。「贖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同部類化，受「贖」構件「貝」的影響，書寫者將構件「月」亦寫作了「貝」。形體演變如下：贖→內部類化→贖

[膾]

《隨函錄》卷12《雜阿含經》卷42：「膾膾，上力主反，下卜昧反。」(59/1011c)

按：「膾」，大型字典失收。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膾」音「卜昧反」，我們認為即「背」字。《大正藏》之《雜阿含經》卷42對應之處作「僂背如鉤」(T02, p0310a)。《隨函錄》「膾膾」即「僂背」，其中「膾」即「背」字。《隨函錄》「膾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受上字「膾」的影響，類化增「月」旁而成。形體演變如下：背→膾+背→類化→膾

[顛]

《隨函錄》卷12《雜阿含經》卷29：「顛沛，上丁田反，下補蓋反。」(59/1010a)

按：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顛」音「丁田反」，我們認為即「顛」字。《大正藏》之《雜阿含經》卷29對應之處作「譬如有人乘車輿從南方顛沛而來」(T02, p0209a)。《隨函錄》「顛沛」即「顛沛」，其中「顛」即「顛」字。「顛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內部類化，受「顛」構件「真」的影響，書寫者將構件「頁」亦寫作了「真」。形體演變如下：顛→內部類化→顛

[鉞]

《隨函錄》卷12《雜阿含經》卷49：「鉞鉞，而志反，正作鉞。」(59/1012c)《隨函錄》卷

7 我們在這裏使用的是《大正新修正藏》(前85卷)，新文豐公司影印。括符內的「T」表示卷數，「p」表示頁碼，a、b、c表欄數，以下皆同，不再出注。

3《大方廣佛花嚴經》：「鉤餌，人志反，正作餌。」(59/658a)

按：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餌」為「餌」字之俗。《隨函錄》「餌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受上字「鉤」的影響，類化從「金」旁而成。值得注意的是「餌」換從「金」旁，在字形上是缺乏理據的。「餌」是食物，換從「金」旁既不能表音也不能表義，是一種純粹的形體類化。形體演變如下：餌→鉤+餌→類化→餌

[銷]

《隨函錄》卷13《魔嬈亂經》：「鉤銷，所卓反，矛也，長一丈八尺，正作稍。」(59/1033b)

按：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銷」同「稍」字，大型字典「銷」沒有同「稍」的說解，應據《隨函錄》補上。「稍」何以會寫作「銷」呢？這是因為「稍」受上字「鉤」的影響，類化換旁從「金」而成。形體演變如下：稍→鉤+稍→類化→銷

[戰]

《隨函錄》卷15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5：「手戰，之扇反，正作顫。」

按：「戰」字，大型字典失收。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戰」為「顫」字。「顫」何以會寫作「戰」字呢？其實「戰」是來源於「戰」。原來在表示顫抖一義時，「顫」常為「戰」所代。《隨函錄》「手戰」，《大正藏》之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5對應之處作「天寒手戰」(T22, p0513a)。《隨函錄》「手戰」即「手戰」，其中「戰」即「戰」字。《隨函錄》「戰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受上字「手」的影響，類化增「手」旁而成。形體演變如下：戰→手+戰→類化→戰

[泔]

《隨函錄》卷15《摩訶僧祇律》卷40：「泔油，上烏甲反，正作壓、押。」(59/1115c)

按：《漢語大字典·水部》⁸引《集韻》：「泔，泔活，下濕。乙甲切。」顯然與《隨函錄》「泔」不同。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泔」為「押」字。《大正藏》之《摩訶僧祇律》卷40對應之處作「不得從押(聖本)油家索」(T22, p0544b)。《隨函錄》「泔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受下字「油」的影響，類化換從「氵」旁而成。形體演變如下：押→押+油→類化→泔

[爇]

《隨函錄》卷24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5：「炳爇，上音丙，下音愛。」(60/321a)

按：《中華字海·火部》⁹引《篇海》：「爇，同煨。」顯然與《隨函錄》「爇」不同。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爇」音「愛」，為何字呢？《大正藏》之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5對應之處作「暉相炳爇，若隱而顯」。(T55, p0109c)《隨函錄》「炳爇」即「炳爇」，其中「爇」是「爇」字。大型字典

8 徐中舒(主編)：《漢語大字典》(縮印本)(武漢、成都：湖北、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版)，頁665。

9 冷玉龍(主編)：《中華字海》(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94年，第1版)，頁966。

在今後的修訂中「煖」字下應增添同「暖」的說解。《隨函錄》「煖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受上字「炳」的影響，類化換從「火」旁而成。形體演變如下：暖—炳+暖—類化—煖

[鑿]

《隨函錄》卷 19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30：「鉞鑿，七亂反，冬倉官反，擲矛刺人也。」(60/120c)

按：「鑿」字，大型字典失收。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鑿」音「七亂反」和「倉官反」，我們認為即「鑿」字。《大正藏》之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30 對應之處作「假如有人于日初分被百鉞鑿」。(T27, p0678a)《隨函錄》「鉞鑿」即「鉞鑿」，其中「鑿」即「鑿」字。《隨函錄》「鑿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受上字「鉞」的影響，類化換從「钁」旁而成。需要指出的是「鑿」類化時是將上字「鉞」的聲音作為自己的構件，對於「鑿」字來說，只是一種純粹的形體類化，因為「钁」在「鑿」中即不能表音也不能表義。形體演變如下：鉞—鉞+鑿—類化—鑿

[𦞑]

《隨函錄》卷 22《法觀經》：「骨𦞑，桑果反，正作𦞑、𦞑二形。」(60/233b)

按：《龍龕手鏡·月部》¹⁰：「𦞑，俗；𦞑，正，其虐反。」顯然與《隨函錄》「𦞑」不同。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𦞑」為「𦞑」、「𦞑」字。《大正藏》之《法觀經》對應之處作「骨𦞑節節解墮」。(T15, p0241b)《隨函錄》「骨𦞑」即「骨𦞑」，其中「𦞑」即「𦞑」字。《隨函錄》「𦞑」字產生的原因是受上字「骨」從「月」的影響，類化換從「月」旁而成。形體演變如下：𦞑—骨+𦞑—類化—𦞑

[𦞑]

《隨函錄》卷 23《經律異相》卷 32：「𦞑，郁伊二音，並俗。」(60/276b)

按：「𦞑」、「𦞑」兩字，大型字典皆失收。《隨函錄》「𦞑」、「𦞑」為何字呢？我們認為「𦞑」即「𦞑」字，而「𦞑」即「𦞑」字。《大正藏》之《經律異相》卷 32 對應之處作「我子薄命乃值此殃，涕泣𦞑𦞑」。(T53, p0175c)《大正藏》之《經律異相》是以高麗本為底本，作「𦞑𦞑」與《隨函錄》所載正同，而宋、元、明、宮本《經律異相》卻作「𦞑𦞑」。可見「𦞑𦞑」即「𦞑𦞑」，其中「𦞑」即「𦞑」字，而「𦞑」即「𦞑」字。「𦞑𦞑」為何義呢？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46：「𦞑𦞑，乙六反，下于祁反。《卑蒼》：『𦞑𦞑，內悲也。』謂痛念之聲也。論文作𦞑、郁二形。」(T54, p0610b) 根據《一切經音義》，「𦞑𦞑」同「𦞑𦞑」，意義為悲傷痛念之聲。由於「𦞑𦞑」與內心悲痛有關，故書寫者以「𦞑」旁換之而作「𦞑𦞑」。

[𦞑]

10 行均：《龍龕手鏡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影印)，頁 416。

11 徐中舒(主編)：《漢語大字典》(縮印本)(武漢、成都：湖北、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1 版)，頁 1444。

《漢語大字典·糸部》¹¹引《集韻》：「𦃟，傀儡，木偶戲。或作緇。」

按：我們要講的是作為「𦃟」俗字的「緇」。《隨函錄》卷23《經律異相》卷35：「白緇，音牒，細毛布也，正作𦃟。」(60/277b) 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緇」即「𦃟」字之俗。這樣一來，大型字典在「緇」字下應增添同「𦃟」的說解。

〔醜〕

《隨函錄》卷23《經律異相》卷44：「好醜，音醜。」(60/280c)

按：「醜」，大型字典失收。「醜」為何字呢？《隨函錄》卷23《經律異相》卷44：「鼻醜，昌有反，正作醜。」(60/280b) 根據《隨函錄》，「醜」為「醜」字之俗。《隨函錄》「好醜」，《大正藏》之《經律異相》卷44對應之處作「知諸藏物好醜多少」。(T53, p0230a) 《隨函錄》「鼻醜」，《大正藏》之《經律異相》卷44對應之處作「唯恨鼻醜」。(T53, p0231a)

〔膜〕

《中華字海·目部》¹²引《集韻》：「膜，目不明也。」

按：我們要講的是作為「膜」俗字的「膜」。《隨函錄》卷23《陀羅尼雜集》卷3：「眼膜，音莫。」(60/285a) 《大正藏》之《陀羅尼雜集》卷3對應之處作「如以金錘決其眼膜，令睹光明」。(T21, p0596b) 《隨函錄》「眼膜」即此「眼膜」，「膜」即「膜」字。「膜」字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可能：一是「膜」為「膜」字之訛，構件「月」與「目」近似，很容易訛誤；一是「膜」受上字「眼」的影響，類化換旁從「目」而成「膜」字。又《隨函錄》卷23《陀羅尼雜集》卷3：「心膜，音莫，皮也，正作膜。」(60/285a) 這裏的「膜」字產生只能是因構件「月」與「目」近似訛誤而成。大型字典「膜」字下應增添同「膜」的說解。

〔瘖〕

《龍龕手鏡·疒部》¹³：「瘖，俗，音悼，傷也。」

按：《漢語俗字叢考》¹⁴：「此字應即『悼』字。悼傷多與人病亡有關，故俚俗改易義符作『瘖』。」張先生以「瘖」為「悼」字之俗，甚是，但沒有提供例證。可洪《隨函錄》有確證。《隨函錄》卷9《七佛所說神咒經》卷3：「鄙瘖，徒到反。《陀羅尼集》作『鄙悼』。」(59/879a) 《大正藏》之《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》卷3對應之處作「愛語和順，鄙悼自卑，慚愧低頭」。(T21, p0553b) 《隨函錄》「鄙瘖」即「鄙悼」，其中「瘖」即「悼」字。根據經文，「鄙悼」為感到羞恥追悔之義，「悼」表追悔，為心之病，故換為「疒」旁作「瘖」。

【本文屬專著類】

12 冷玉龍(主編)：《中華字海》(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94年，第1版)，頁1058。

13 行均：《龍龕手鏡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影印)，頁477。

14 張湧泉：《漢語俗字叢考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，第1版)，頁793。